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老槐树的存在,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。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,我们往往容易忽视那些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古树名木。然而,羊高村的村民们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,保护古树名木,就是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,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。只有让古树名木与生态环境建设相辅相成,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,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

# 老槐树下岁月如歌

□李成殿

在龙口市的辽阔版图上,原羊高村如同一颗镶嵌在绿意之中的明珠,静静地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。这里有一棵近500年的老槐树,它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,更是村民们心中的守护神。它坚韧不拔的姿态,诉说着一个关于信仰、勇气与希望的传奇故事。

当新农村建设的春风拂过这片古老的土地,羊高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。老村的平房逐渐消失在岁月的尘埃中,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,现代化的气息在这里悄然蔓延。在这股汹涌的变革洪流中,村民们的心中始终牵挂着那棵老槐树。它如同一根无形的纽带,将过去与现在紧紧相连。

这棵老槐树历经5个世纪的沧桑岁月,树干虽被雷击成空洞,却依然挺立在村口,如同一位沉默的智者,静静地注视着这片土地的变迁。它的枝叶在春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岁月遗忘的故事。村民们对老槐树有着深厚的感情,他们相信,这棵老槐树是神灵的化身,能够保佑村民世代平安。每当夜幕降临,老人们总会围坐在老槐树下,讲述着那些关于老槐树的神奇传说,孩子们则瞪大眼睛,听得如痴如醉。

听说1941年的夏天,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这片宁静的土地。他们进村搜杀受伤的八路军通讯员,将全村人赶到老槐树下,架起机枪,手持屠刀,企图以暴力迫使村民交出通讯员。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,村民们没有一个屈服。他们怒目圆睁,誓死保护通讯员。正当鬼子准备大开杀戒时,一阵突如其来,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卷起,老

槐树在风中剧烈晃动,仿佛是在向侵略者发出无声的抗议。就在这时,鬼子的少佐突然倒地,口吐白沫,全身抽搐。鬼子们顿时慌作一团,连忙抬着少佐逃离了村子。八路军战士因此得以保全性命,村民们欢呼雀跃,将这一切归功于老槐树的庇护。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,但它却深深植根于村民的心中,成为了一种信仰、一种力量。

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,村民们一致提议保护老槐树,不让它因城市的扩张而消失。开发商也充分理解村民们的愿望。他们深知,这棵老槐树不仅是羊高村的历史见证,更是村民们心中的精神图腾。因此,在规划社区建设时,开发商特意将老槐树留了下来,几十平方米的空间,将建筑向后推了两到三米,确保老槐树能够继续生长,不受影响。这一举动虽然对开发商来说意味着不小的经济损失,但他们却认为,这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担当,是对生态环境的一种尊重。

如今,田韵尚城社区已经建成,高楼林立,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在这片繁华之中,老槐树静静地屹立着,它的枝叶更加繁茂,绿意盎然,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生命的顽强与不屈。每当微风吹过,老槐树的枝叶轻轻摇曳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是在诉说着那些被岁月铭记的故事。

老槐树的存在,不仅为社区增添了一抹绿意,更成了村民们的精神寄托。每当节假日来临,村民们总会自发地组织起来,在老槐树下举行各种庆祝活动。孩子们在这里嬉戏玩耍,老人们则围坐在一起

回忆往昔,展望未来。老槐树见证了羊高村从贫穷走向富裕、从落后走向文明的历程,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村民的繁衍生长。它如同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,让村民们时刻铭记自己的根与魂,不忘初心,继续前进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老槐树的存在,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。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,我们往往容易忽视那些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古树名木。然而,羊高村的村民们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,保护古树名木,就是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,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。只有让古树名木与生态环境建设相辅相成,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,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

老槐树之下,岁月如歌。它见证了羊高村的变迁与重生,也见证了村民们的坚守与传承。让我们携手共进,像保护老槐树一样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,让这片土地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,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与和谐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愿老槐树屹立不倒,成为羊高村永恒的守望者,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,见证更加辉煌的明天。



## 悠悠往事

听说要去黄渤海新区潮水镇的费东村采风,我异常兴奋。多年前我就想去那里的女王山,想听费东人的故事,此次能身临其境一睹为快的确机会难得。那天风和日丽,我与文友们乘坐几辆小车,一路掠过满眼的青翠,直奔费东村。

在向导的带领下,我们拾级而上,来到村头高源处的福祿园。这是女王山景区的一角。进入园中,既能浏览东升楼、龙兴阁、财神庙、五仙庙等民俗景物,还能居高望远。我一边听着向导兴致勃勃的讲解,一边走向视野开阔之处放眼瞭望,犹如广角镜头般把山村景色尽收眼底。女王山立于村北的不远处,虽然不雄不险,也无高耸云天之势,却真如王者一样把小山所簇拥,形成一脉苍翠的山峦。山峦与东南两面静静流淌的落驾河、费县河相环绕,把费东村围在了山脚下。

依山傍水的费东村很大,细看还古韵犹存,青瓦石墙的房屋错落有致。这里是古时费县的核心地带,而费县是汉朝时所设立的牟平故城。只是光阴荏苒,至南北朝时,牟平故城先是迁至黄县的马岭山南麓,唐朝后又移至如今的牟平区,这里被称为废县。原有的故城废了,但黎民百姓并没有颓废,一代一代守着这片土地繁衍生息。如今,村里还保存着大量完好的清代至民国的房屋建筑,镌刻下了历史印记。清代后,这里繁华如初,烟火气升腾,废县也改名为费县。当新中国的晨曦漫过女王山时,费县便划出了费东、费中和费西三村。

收拢远望的目光,我们跟随向导,绕过葫芦状的福祿海清池和带有大戏台的文化广场,进入费东村里。我欣赏着乡村田园风光,跨过溪水潺潺流淌的石桥,沿着阳光泼洒的竹林幽径漫步。透过竹隙,女王山若隐若现。向导说起女王山时神采飞扬,仿佛这座山就是村里人的精神图腾。

相传,清朝咸丰年间,有一身怀武艺的女人带着众人在村北金果山的东山上安营扎寨。此人姓甚名谁无史料记载,坊间有陈、沙两姓传说。她做山大王时没有打家劫舍,反而倾力之力庇护村民。她命人制作大刀长矛,带人练习投石功法,村民响应她的号召,在山上垒石圩子,抵御匪乱。那些年潮水一带不宁,附近村民遭遇匪乱便逃进筑有圩子的山里,每每躲过祸殃。女人被人们敬为英雄,金果山东山的名字便渐渐被圩子山代替了。

岁月流转至清朝同治年间,捻军突起,入费县后攻打圩子山。女人率村民居高临下抛石头。捻军恼羞成怒,命弓箭手射出毒箭,射中了女人。女人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,从腹部拔出箭杆抛向身边的巨石,手指流血的伤口,继续镇定自若地指挥迎战。乱石砸退了捻军,女人却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罪恶的毒箭无情地夺去了女人的生命,只有当年那被箭杆上的

## 女王山作证

□刘长泰

剧毒腐蚀出凹痕的石头独留在山上。

百姓们感恩女人,改称这座山为女王山,要让这位女英雄永远地活在人们的心里。

婆娑的竹叶带着故事擦着我的思绪。我似乎产生了幻觉,阳光下的一根根翠竹,犹如费县的村民们,而最粗的那根就是那个女人。这带着气节与傲骨竹林,一片又一片地向上拔节生长,年年繁茂。

走出竹林,前方是一片桃园。桃园旁边,平坦的广场上端坐着一栋黄色的二层楼房,它就是村里的红色记忆陈列馆。我怀着敬畏之心踱步于馆中,瞻仰每一个展品。从赤卫队的长矛大刀到土枪螺号,从烈士的遗像到县委的秘密文件,从地下医院的用品到老药房的账册,从锈迹斑斑的手榴弹、刺刀、水壶到浸着血迹的烈士遗书、记事本……仿佛每一件陈列品都流淌着鲜血。展柜中,一整套叠放整齐的陈旧军装吸引了我的视线。向导说这是目前唯一的、一样也不缺的三军二路八路军战士的军装。我在军装面前伫立许久。向导讲解蓬东抗日史实时,激昂的声音仿佛是从那套军装里传出来的。

中共蓬莱秘密县委是在费东村的宋九令家里悄然成立的,它带领着这里的民众英勇抗日。地下医院在费东村“宋沙王”三姓堡至户家的地道中设立,隐藏和救治八路军伤病员。费东村“益寿堂”老药铺是三军二路的秘密交通站,在反“扫荡”阻击战和拔掉大黄花炮楼据点之战中立下战功……在向导的讲解中,抗日英雄苏晓风的故事盘桓在我的耳畔。

苏晓风是潮水人,23岁从北平学成回乡。父亲的抗日之举让他心潮起伏,毅然投笔从戎,成为潮水抗日青年的带头人。苏晓风举行婚礼的那天,突然得知日伪县长要收缴民间抗日武装的枪械,已带人向潮水而来。事发突然,情形危急,他毫不犹豫地弃婚,并说服早有起义之心却飘忽不定的伪镇长周拥籍,果断地率领“乡农校”百余人武装起义。起义队伍拉进艾亩山根据地,被编入三军二路第一大队,有文才武略的苏晓风担任了大队的政委。令人潸然泪下的是,苏晓风带领队伍在女王山阻击日伪军扫荡获胜后,又辗转莱州郭家店与日寇激战时,鲜血洒落大地,壮烈牺牲,那年他刚刚25岁。

百姓们感激苏晓风!老辈人常说一句话:“当年苏晓风政委为了打鬼子,连媳妇都不娶了。这样的英雄,我们代代都不能忘!”在家国情怀面前,除了弃婚起义的苏晓风政委,还有被誉为“胶东白求恩”的女医护士张华英,雪夜救护伤员突围;让敌人闻风丧胆、最能打仗的“战神大队长”盛易三等英雄的故事,也在蓬东一带家喻户晓。

我带着极不平静的心情走出红色展

馆,蓦然回首,脑海里忽然飘出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的诗句来。桃花年年在这里美丽盛开,而那些为民族捐躯的英雄们去了哪里?我想,苏晓风一定是去了新娘家,他说等打败日寇,一定会去掀起新娘那顶红红的盖头。

耳边传来向导的呼唤,要去参观民俗博物馆。由民俗博物馆,向导说到了村里的老书记。老书记张竹业今年68岁,是土生土长的费东村人,上世纪80年代解甲归田,出任村党支部书记至今,是“兵书记”的典范。数十年里,老书记带领乡亲们奔小康、改村貌,全凭当时磨砺出的坚韧。乡村巨变,他头上闪耀着许多的“星”,形成了璀璨的光环。但他从不居功自傲,在他看来,没有乡亲们脚踏实地躬身践行,就算自己浑身都是铁,又能捻出几颗钉?因此,他时常嘱咐向导,在外人面前多讲女王山的山魂,多讲红色展馆的英雄故事,多讲博物馆里的老物件承载的时代变迁与社会主义文明。我很赞同张竹业书记“高调做事,低调做人”的品德。他数十年如一日,用脚步丈量了胶东大大小小的村落,收藏了两三万件红色与民俗老物件;他不计个人得失,从自营企业里筹资建设女王山景区,打造费东村文旅特色。这种情怀与乡愁,值得人们的赞叹。

张竹业书记在博物馆等着我们。他脸膛红润,身材敦实,质朴的举止显得人很随和。他说话如钟响,笑起来十分爽朗,给人一种深耕在乡村的干练与浑厚的印象。

我惊奇地环视馆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偌大的空间分门别类地排满了展柜,展柜里各式各样的老物件摆得有些拥挤。从汉代男人的发髻银簪到现代的老式收音机,从女人三寸金莲的小脚鞋到讲究人家睡觉用的陶瓷枕头,从吃用的玉碗银盏到做买卖用的老杆秤、珠算盘,从犁耙锄镰农具到马灯、蜡台等用品,这里的老物件可谓五花八门。向导极其自信地说,这里虽是村级博物馆,但展出的老物件是胶东最古老、最广泛的。

从博物馆出来,老书记正在门口欣赏一位女画家送过来的《侍女》国画。从老书记那细致鉴赏的神态中,我看出他是一位外粗里细的人。正因如此,那些流落、即将失去生命的老物件,才在老书记的手上获得新生,被赋予讲述历史变迁与经年岁月的使命。

夕阳西下,我们乘车穿过桃园,离开了费东村。然而我的思绪还在萦绕着,挥之不去。女王山下是一片人杰地灵的热土,生生不息的乡村人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历史,又在新时代里创造了奇迹。如果女王山能开口说话,她一定作证:费东无愧于历史与时代,无愧于由“废”字蜕变为“费”字,衍生出三村而浴火重生。我从心里感叹:女王山上有忠魂,女王山下有风采。

## 烽火岁月里的红色记忆

招远灵山冯家的峥嵘往事

□曹景广

胶东大地,峰峦连绵。招远西南18里处,灵山巍然矗立,主峰海拔322.8米,雄踞招远与莱州交界之地。青山含黛,松涛阵阵,千年灵山不仅承载着地域山川的灵秀,更镌刻着一段烽火岁月里的红色记忆。灵山西麓,依偎着一座古朴村落——灵山冯家村,山风掠过岭脊,仿佛仍在低吟那些热血报国、舍生取义的峥嵘往事。

明洪武二年,冯氏先祖文昌自四川成都府迁徙至此,依山立村,定名灵山冯家。岁月流转,王氏、刘氏等相继在此落户,渐渐汇成冯、王、刘、杨、李、单、韩七姓聚居的家园。村庄占地105亩,拥有耕地2535亩、山岚2860亩,方圆4平方公里的土地,皆是东高西低的丘陵地貌。五道长沟自灵山蜿蜒而下,穿行五岭之间,经过曲城河奔赴渤海。村西的西沟水库与灵山相映,勾勒出一方山水明秀的田园景致。这里草木繁茂、药材丛生,鸟兽栖居,地下深藏花岗岩、石英石、黄金与铁矿资源,厚养一方水土,也孕育了淳朴刚烈、心怀家国的山乡儿女。

风云突变的抗战年代,灵山冯家燃起了革命的星火。冯升堂作为村里第一位共产党员,1936年投身党组织,1937年奔走乡野、发动群众,在故土播撒革命火种。他先后发展冯春祺、冯益民、冯维仁等13名党员,建起村庄第一个党支部。1938年元月,冯升堂亲自筹划、参与招远县望儿山抗日救国团起义,聚众报国。党员冯益民紧随其后,投身抗日洪流。

1939年,冯升堂出任中共招远县委书记。妻子杨玉傲身为共产党员,奔走胶东大地,秘密传递情报,牵头妇女救亡工作。膝下四子皆追随他们的革命脚步。长子冯立敏任招远县青救会长,次子冯立族执掌招远青救会,三子冯立广从事情报联络工作,四子冯立祺年少便挑起儿童团长的重任。满门皆志士,举家赴国难。这个普通的山乡家庭,以一腔热血书写家国大义,被授予革命家庭的的光荣称号。

还有共产党员冯京昌,不幸落入日军魔爪,敌人百般折磨,灌辣椒水、刺刀挫骨,逼问他八路军的行踪。铁骨铮铮的他宁死不屈,缄口不言半个字,用血肉之躯诠释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与担当。

1939年秋,八路军五支队整训后于黄县组建十四团,11月移防灵山一带,团部安扎在灵山冯家村,以山村为营盘,以青山为屏障。彼时十四团初建,兵员紧缺。在招远六区、七区党政组织的动员下,灵山周边各村的热血青年踊跃参军,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队伍,队伍迅速扩充至七八百人,分设3个营。一营驻守灵山冯家,三营在灵山东麓西山王家、柳杭村布防,二营扼守曲城、洼子村一带。

张容明、宋子良等团部将领运筹帷幄,各营将士坚守阵地,灵山冯家一跃成为胶东抗日的重要据点与兵员摇篮。周边无数农家子弟,皆从这片土地走出,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战场。

1940年6月6日,灵山战役骤然打响,硝烟笼罩群山。十四团指战员坚守阵地,浴血御敌,西麓百余名将士壮烈牺牲,东麓20余名勇士埋骨青山。战事落幕,山河含悲。鬼子退去的傍晚,灵山冯家及周边村落百姓含泪奔上灵山,哭喊着亲人姓名,寻觅幸存者。烈士们满身血污、污泥覆面,面容难辨,百姓们心如刀绞,悲泣满山。

6月8日清晨,在党组织的统筹部署下,灵山冯家党支部带领乡亲,登岭收殓英烈遗体。众人小心翼翼地帮烈士擦拭血痕、整理衣衫。冯维梓捧着烈士行囊里掺着野菜的菜团和粗粝的高粱面饼子,失声痛哭。村民找到杨义增的遗体,执意要抬回家安葬,他的父亲却拒绝道:“他活着时与战友并肩战斗,死后就让他和战友们作伴吧!”

战争岁月里,灵山冯家全村共有37人参军报国,86人踊跃支前,16名英烈血染疆场,6人负伤致残,用青春与生命筑起了胶东抗战的坚固屏障。16位先烈,个个可歌可泣。冯松令投身军旅,任八路军五旅十三团营长,1940年在灵山战斗中失踪,15年后被追认为烈士;王德忠、冯功堂、杨义增、王启山、冯延令等一众志士,皆在1940年的灵山战斗中慷慨赴死;王玉增,1916年3月生,1939年3月入伍,1940年6月参加灵山战斗,于招远道头战斗中牺牲;冯秀其,华东军校指导员,1923年5月出生,1938年入伍,1942年失踪,1956年被追认为烈士;冯维丛奔走乡野投身救亡运动,1941年惨遭敌人杀害;冯会吉,冯培绪坚守交通战线,秘密传递情报,最终为国捐躯;女英雄冯立芬巾帼不让须眉,从军参战,在被撤战场壮烈牺牲;更有冯兆连、冯吉尧、冯书法、冯维和等青年壮士,转战掖县、胶县、龙口、即墨等地,或战死沙场,或战场失踪,陆续被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
灵山下的花环,是后人对抗烈的深切缅怀,是红色热土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。灵山冯家的山山水水,铭刻着革命先贤的赤胆忠心,承载着胶东儿女的家国情怀。烽火岁月已成过往,但英烈风骨长存,红色基因永续。这段镌刻在灵山下的红色往事,终将被永远铭记、代代传颂。



灵山英烈墓地遗址。冯书祯 摄

投稿邮箱: ytrbzk@126.com